

散文

# 黄土地上的歌声

■ 迺广凯

村里的胡同巷子像是盛在盆里的泥鳅，瘦窄细长，东一条西一条，将鳞次栉比的黑瓦屋连成一张渔网的样子。当炊烟升起的时候，胡同里四处弥漫着过日子的味道。偶尔几声不一样的吆喝，为这寻常农家的生活增添别样质朴的旋律。

各式各样的吆喝声穿过村子四季，走过街头巷尾，混杂在一起，组成了一曲普通民众柴米油盐的生活之歌。当喇叭还是件稀罕物的时候，叫卖人都是亲自用嗓子千遍万遍地吆喝，这样的声音是有情感的，不同的心情带来的声音高低、大小、频率都是有区别的。然而，对于这种吆喝你从来也不会感到厌烦。

剃头匠来了，不管熟人生人，老远就能听到那抑扬顿挫的吆喝。不用问价，约定俗成的价格几年不变，小孩、学生五毛钱，大人的不一样，剪分头两块，刮光头一块。每当夏季快来的时候，爷爷总会拉着我在门口理个平头，为了凉快爷爷也通常刮个光头，戴个草帽。五毛钱理个平头，那大概是我剪过最便宜的头发了吧！有了生意，剃头匠便麻利地抄家伙，找一光线明亮背风处，掀工具箱，摊开推子剪刀剃刀四五样，挂出那条油光发腻的荡刀布，生意马上开张。

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补鞋匠、补锅匠是村里的常客，他们的吆喝声往往不费力，支个摊子，随便喊两嗓子便围不少人，多是大娘大婶拎着锅、提着鞋从家里匆忙出来，怕这种吆喝走远了，就得再等一阵子。大娘大婶们围着修补匠一边赞不绝口地称赞师傅好手艺，一边跟旁边的邻居话家常，修补好之后往往还不忘再讨价还价一番。这样一来二去地成了熟客，还有的因为机缘巧合，甚至结成了儿女亲家。

最不容易的吆喝声应该是来自收破烂的那些老人。做这样营生的大多是没有技能、丧失劳动力，甚至是没人养活的孤寡老

人。“收破烂儿，烂铜烂铁烂锅子、废书废纸废塑料、旧衣旧裤旧棉花”，一口气念下去不间断，字字吃力却又精神十足。每天临近中午的时候，有收破烂的从家门口过，奶奶总是喊他们到家里喝口水歇会儿，或者将做好的面条端出一碗，慷慨地递给这些还没来得及及洗洗手的收废品老人。奶奶微不足道的举动一直留在我的脑海，心里充满的是无尽佩服，奶奶虽然不识字，生活道理却比谁都明白。

村子里最有艺术的吆喝，也最让人心痛的吆喝，便是从喊丧人的嗓子眼里发出来的。村子里有老人去世或者办周年纪念都会请村里的“知客”来喊。知客在村子里是一种自由帮忙性质的职业，一般是村里有文化的老者担任这样一角色。他们熟知世事、精通风俗，是一种民俗的见证者。小时候总是喜欢听这些人吆喝，觉得他们用纯朴的方言吆喝着的一套又一套老祖宗留下的文雅词语，就像穿了一套西装配了一双千层底布鞋，总觉得好笑。直到知客的吆喝声为自己的爷爷奶奶喊起的时候，才算真正明白吆喝声中的各种意味。唢呐吹得热火朝天，知客的吆喝振聋发聩，村子里似乎沸腾了起来。在灵堂前，一看有人来吊唁，知客就仰着脖子喊道：“有客到啦，孝子贤孙就位啦——”在祭拜时，知客也会以亲疏尊卑排顺序，带着哀痛的声音吆喝着“一家一堂，本家先祭，外客后祭，一律跪拜行礼，长者在后，晚辈在前……”在嚎啕痛苦的声音中，在嘈杂的叫喊声中，知客的吆喝声浑厚有力压过众人。往往一场祭拜过后，那些失声痛哭的人嗓子沙哑，而知客的吆喝依旧是响彻云霄。知客的吆喝声包含着对死者逝去的哀悼，承载着亲人对逝者离去的缅怀，他们的吆喝响起时值得每一位乡亲尊重。

当村里的乡亲们赶着羊群，或是扛着



农具结束一天繁忙的劳作时，村里的饭菜香忍不住从家里偷偷跑出来争着炫耀一番，比个高低，争个上下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胡同路口便响起了母亲们的吆喝，各自喊着孩儿的乳名让回家吃饭。那声音或大或小，或尖细或粗狂，一声接着一声，传达着母爱这一共同的主题。调皮的顽童此时已经坐在玩伴家的饭桌前，手捧着大粗碗吃得津津有味，或者玩捉迷藏玩累了便倚靠着麦秸垛或者大捆的玉米秆呼呼大睡。回到家看到母亲给自己留的饭菜，只好惭愧地挠挠头。母亲不忍苛责只是说道几句，有时母亲也会生气，抡起鞋子打儿的屁股。母亲的吆喝结束了，夜渐渐地深了，各家各户爽朗的笑声消失在梦里。此时呼噜声伴随着狗叫声响了起来。

令人难以忘怀的乡村吆喝，那是记忆里的一曲古老而苍凉的民族音乐。那是黄土地上原生态的歌声。没有了吆喝的乡村，单调，苍白，平淡，寂寞，少了一些强劲活力，少了一些盎然生机。昨夜，在梦中，我清楚地听到了老街小巷深处熟悉的吆喝声，有生活的悲愁苦甜，有母亲深情呼唤，有泪眼离别的心酸，那么近，那么清脆响亮。而我，嘴里舔着一支凉甜雪糕，脸上的笑意为吆喝声抹上了一层恬静。

## 我的亲娘

■ 葛有杰

她不在家做饭，爹和姐姐就吃不上热乎的饭菜。

姐姐结婚两年多，一直没有怀孕。她婆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泼辣婆娘，经常对姐姐横鼻子竖眼，说话带刺。姐夫在外面又找个女人，看姐姐不顺眼，就对姐姐大打出手。姐姐一气之下，回到娘家，姐夫既不来接姐姐回去，又不提离婚的事。姐姐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，情绪极不稳定，一点不顺心，就摔东西，骂爹没有出息，不能给她做主，骂娘是个扫把星，让娘滚蛋。

有一次，她把娘包好的香，全部倒在院子里，用脚使劲地踩。

我的脾气也变得孤僻，不爱说话，也不愿意回到这个充满争吵、充满佛香混合着胶水气味的家。只有没钱的时候，我才回家向爹要钱。省点花，她包香挣钱不容易。爹说。她不容易，我容易吗？我让她挣钱供我上学了吗？她是自愿的。我在心里说。

娘在集市上堵住了姐姐的婆婆，姐姐的婆婆哪里把她放在眼里，一边说难听的话一边动手。娘也是有备而来，上去就拽着她的头发不放。论力量，论体格，在战斗力上娘和她差了好几个级别。她把娘摔倒在地上，用脚踹娘的肚子，打娘的脸，咬娘的胳膊……娘就是不松手。

最后，还是她向娘求饶，在众人的劝说下，娘才松开手。今天，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大家伙儿看看，这是俺闺女的化验单，她一点毛病也没有。不生孩子，是他儿子的

问题，有病不去治，还欺负俺闺女。今天就得去离婚，家产分一半，谁也别想再欺负俺闺女！

娘能着呢！这样一来，姐夫也不敢离婚。真要离婚了，姐姐还能嫁出去，谁愿意嫁给他呀。再说，他也舍不得他那一半家产。

姐夫把姐姐接回家，娘又给他们联系了一位老中医。姐姐有娘罩着，在婆家的地位明显升高，她婆婆再也不敢怠慢她了。姐姐生个大胖小子后，地位登峰造极。只是娘身上的伤，半个月才好。

我上大学后，爹外出打工了。娘还在家包香，长期从事这种工作，娘得了严重的肺气肿，经常咳嗽，腰也弯了。姐姐带着孩子经常回来，给娘带些好吃的。有时，姐姐想表示一下孝心，给娘一点钱，娘坚决不要，不要往这里拿你婆婆家的钱，不能让他们小看了我们。

岁月渐渐掩盖了生活的印痕。我对娘的态度也不再冷漠。我把女友领回来让娘给我把把关，其实我是想看看女友能不能接受我这个瘦小的经常咳嗽的弯腰的娘。

你娘是个好人，真的，她好像很喜欢孩子。女友看到小外甥一步不离地跟在娘后面。

我的眼眶湿润了，我娘喜欢孩子，是因为她没有孩子吧！她是我后娘，现在是我的亲娘，你能把她当亲娘吗？

女友红着眼点了点头。

散文

## 七夕组诗

■ 尚纯江

### 牛郎

七夕之前，你是否酝酿了一肚子话语

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的思念  
把天下所有分居男人  
勾引起泪水涟涟

### 织女

一辆纺车  
扯不尽你的思念绵长  
一支梭梭，在一架织机上穿梭来

往

一脸愁绪  
隔离在银河两岸  
七月七的相会  
把思念的泪洒满银河

### 鹊桥

叽叽喳喳，于七月七日飞上银河  
把喜字贴在天上  
不要忘了这是爱情的秋天  
牛郎和织女望眼欲穿  
演绎了人间满怀愁绪的浪漫

### 花前

花枝招展  
幽香悄悄暗送  
等荷塘一池蛙鸣  
摇落了天上的星星  
月老坐一条弯弯的小船  
把一条红线  
拴住你我

### 月下

朦胧是美丽的梦幻  
两情相爱也需要七夕的场景  
中国式爱人的相聚  
不是情人节的聚会  
不需要一束玫瑰  
也不要表白爱情的忠诚  
鹊桥的聚首  
便是高强度的证明



小小说

那一天，因为我的上学问题，娘和爹大干了一架，她摔碎了一个暖瓶，砸坏了一个吃饭桌，坐在大门口大哭大叫，说什么要是不让我上学，就不和爹过了。

其实娘错怪了爹，不去上学是我提出来的，爹不过是点头同意罢了。打工挣钱、盖房娶媳妇，祖祖辈辈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？在葛庄，上学的孩子那么多，有几个考上大学的？再说了，上学的学费上哪儿弄去？

娘管不住我，我也不听她的，但是爹听娘的。我怕爹，怕爹手中的槐树条子。爹对我从没手软过，每次打我，都是朝死里打，把生活的各种不如意都撒在我身上，好像我不是他亲儿子似的。

我挨了打，收拾书包去上学。娘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。我白了她一眼，连筷子都没有动。攒的鸡蛋不是都给校长送去了吗？

我去上学，家里生活更加拮据了。爹想出去打工，娘不让。她知道，只要爹不在家，我肯定不会去学校的。这个女人，能着呢！她在邻村找到了一个包香（佛香）的活，把晒好的香一根根分开，二十根一把，包装好，贴上商标，然后再装箱。工作环境很差，粉尘弥散在空气中，胶水味难闻。上班时间特别长，早晨八点上班，晚上七点下班，中午只有二十分钟的吃饭时间。

后来，娘在不减少工作量的前提下，宁愿降低工钱，用人力三轮车把香拉回家包装。这样，她就有时间给爹和姐姐做饭了。